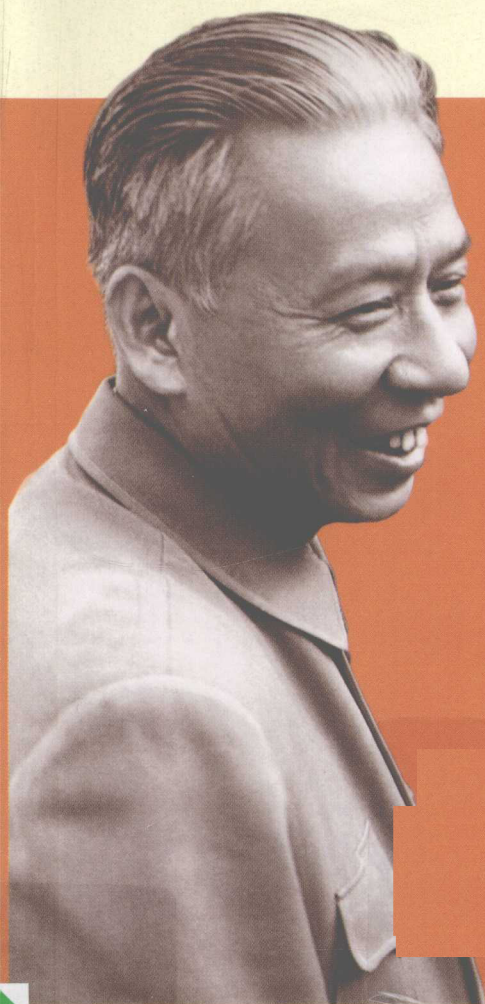


张
绛
◎
著



刘少奇 家事

LIU SHAO QI JIA SHI

中央文献出版社 河南大学出版社

张
绛◎著

家事 刘少奇

中央文献出版社 河南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刘少奇家事 / 张绛著. —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0.1
ISBN 978-7-5073-2772-4

I. 刘… II. 张… III. 刘少奇 (1898~1969) — 生平事迹
IV. K82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99653 号

刘少奇家事

著 者: 张 绛
责任编辑: 刘庆旻
责任校对: 刘冬冬

出 版: 中央文献出版社 河南大学出版社
发 行: 中央文献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西北大街前毛家湾一号
邮 编: 100017
经 销: 新华书店
销售热线: 010-63097018
印 刷: 北京楠萍印刷有限公司

680 × 960mm 16 开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19 印张 270 千字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073-2772-4

定价: 36.00 元

本书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目 录

一帧全家福	1
第 1 章 封建礼教的叛逆者	4
○刘少奇作为“耕读传家”的南塘刘氏十三世孙，孩提时就勤劳、好学	4
○刘少奇日益不满足于读“四书五经”，从生活中，他依稀看到社会的不平	10
○刘少奇改“渭璜”为“卫黄”，立志将自己的命运和祖国紧紧贴在一起	16
○刘少奇面对包办婚姻，决心冲破封建礼教禁锢，寻求治国为民的道路	21
第 2 章 一代女杰	28
○何宝珍出身贫寒，向往革命。毛泽东为她改名“葆贞”，激励她永葆革命的贞操	28
○刘少奇与毛泽东首次会面。毛泽东夫妇介绍他与何宝珍相识，并结为连理	33
○刘少奇长沙蒙难，何宝珍武汉再舍骨肉，在艰苦斗争的环境中，他们更加坚强	40
○刘少奇与何宝珍上海诀别，何宝珍临危托孤，血洒雨花台	47
第 3 章 在长征和新四军的日子里	54
○长征路上，在右路军过草地前夕，刘少奇结识了红军女战士琼香	54

○允斌、爱琴兄妹来到父亲的身边，但相处的日子太短了	60
○刘少奇在民族危难和中国两种命运的决战中，为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但婚姻生活的道路并不平坦	68
第 4 章 军调部的女翻译	75
○王光美作为长女，因父亲出席华盛顿会议时出生而得名	75
○王光美兄妹的成长，紧紧和中国现代史联系在一起，尽管信仰、职业不同，但都走上了革命、爱国的道路	82
○在中国两种命运的大决战中，王光美作出了历史性的抉择	88
第 5 章 从西柏坡到中南海	95
○从延安到西柏坡，随着中国革命的胜利，刘少奇与王光美相识结为伉俪	95
○尊敬、理解、关怀，王光美成为刘少奇最好的助手和伴侣	100
○北平香山来青轩内，刘少奇和王光美高兴地为女儿取名	106
○在莫斯科，刘少奇见到了阔别 10 年的允斌、爱琴兄妹	112
第 6 章 夫妻和儿女	120
○刘少奇生活上严于律己，公私分明，为全党树立了典范	120
○王光美作为“贤内助”，从秘书、“烩饭厨师”到共和国第一夫人，成为国内外赞誉的东方女性	127
○刘爱琴说：父亲的严格要求，几乎让人受不了	139
○封封家书，字字映现出刘少奇对儿子的殷切希望	145
○刘少奇对教师说：希望把我的孩子当做你们自己的孩子严格管教，不要因是我的孩子，就迁就他们	150

第7章 亲朋之间	161
○刘少奇给七姐写信说:我当了中央人民政府的副主席,你们在乡下种田吃饭,那就是我的光荣	161
○王光英说:他不是个好动、好说的人,但他亲切、诚挚,使人感到那么容易接近	167
○刘少奇对侄子刘允亮说:要时刻想着自己和普通的群众子女没有什么两样,就连叔叔也没有任何可以特殊之处	174
○刘少奇结识的许多工人、农民、战士和基层干部朋友,成为他家中的上宾	180
第8章 生活的强者	190
○刘少奇说:我有错误我承担,工作组是中央派的,光美没有责任。为什么让她代我受过?要检查,要挨斗,我去	190
○王光美在批斗会上说:我不是反动的资产阶级分子,我是毛主席的共产党员	199
○刘少奇含冤逝世。12年的铁窗生涯,王光美始终坚信刘少奇的冤案一定会昭雪	206
○王光美终于和儿女一起,遵照刘少奇的遗嘱,将他的骨灰撒向大海	214
第9章 动乱中的儿女	224
○刘允斌作为新中国第一代核专家,在人妖颠倒的年代,含恨离开了亲人	224
○刘爱琴被关“牛棚”,夫妇离异;刘允若冤狱8年,英年早逝	231
○未能理解父亲“你不关心政治,政治却会找到你头上”的真谛,刘涛卷入政治漩涡	238

○6岁的小小和哥哥姐姐一样，在那动乱的岁月，也逃脱不了厄运	245
第 10 章 四世同堂	252
○在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古稀之年的王光美时刻关心党、国家和人民的事业，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252
○他们没有辜负父辈，在不同的岗位上，迈着坚实的步伐前进	257
○王光美说：我现在已经四世同堂了	271
第 11 章 绝唱：《我与少奇》	275
○情系 1500 万贫困母亲，实践刘少奇“跟人民在一起”的嘱托	275
○王光美偕子女最后一次回家乡	277
○《我与少奇》	281
后记	285
再版记	287

一帧全家福

1960年夏。

8月10日，中共中央在北戴河举行的工作会议结束。忙碌了一个多月的刘少奇，总算是能有一点时间和夫人王光美沿着郁郁葱葱的林荫小道走一走了。这条小路，不知留下了刘少奇和子女们的多少脚印！两年以前，他和王光美带着两个孩子从这里步行到邻近的草厂大队劳动、调查研究，还高兴地宣布他们全家都成了这个队的社员。迎着晚霞的余辉，王光美感到刘少奇今天的心情特别好，他那紧锁的双眉舒展开了，话语也比往日多了。

“孩子们都来了吗？”刘少奇问道。

王光美回答说：“平平、源源他们小学都放假了，跟随赵阿姨早已经过来。允斌、爱琴、涛涛、丁丁近几天也将陆续到来。”

刘少奇说：“允斌、爱琴和他们的弟弟、妹妹不一样，都有工作，在这里不要呆得太久。”

王光美说：“我想，全家碰在一起也不容易，凑你的时间，全家聚一聚吧！”

“好啊，孩子们到齐以后，你安排一下吧。”刘少奇说。

王光美心里十分清楚，当时我国国民经济正遇到了暂时的困难，而苏联政府在半个月以前又照会我国政府，背信弃义地宣布撤走专家、撕毁协议合同、停止供应设备，更加重了我们的困难。刘少奇和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顶住了一股股反华逆流，在刚刚结束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了调整国民经济的具体措施。此时此刻，主持中央一线工作的刘少奇，坚信我们一定能够战胜困难，迎来光辉灿烂的明天，他的心情是多么不平静啊！

几天以后，刘少奇一家人难得地聚到了一起。亲人相会，格外亲



切。有谈工作的，有谈学习的，有游戏玩耍的。年过六旬的刘少奇完全沉浸在天伦之乐当中。还是王光美心细，嘱咐工作人员抓住这个机会，拍摄了一帧“全家福”。

这是一帧珍贵的全家合影。刘少奇身着中山装，双手扶膝，微笑着坐在中间。四个儿子由左至右一字排开站在后面，他们依次是：身为我国第一代核专家的长子刘允斌，从苏联莫斯科航空学院学习归来不久的次子刘允若（小名毛毛），正在中、小学读书的三子刘允真（小名丁丁）和小儿子刘源。四个女儿分别偎依在父亲的两旁：右侧依次是挽着父亲手臂的长女刘爱琴和正在小学就读的四女儿亭亭、三女儿平平，她俩那充满稚气的脸上的表情，似乎正在和爸爸说悄悄话……在父亲左侧的是身着连衣裙的二女儿刘涛。

看到刘少奇和子女们如此尽情地交谈、欢笑，做母亲的王光美真是难抑幸福、激动之情，在吩咐大家坐定以后，已怀身孕的她便站在小儿刘源的旁边，留下了这个难忘的镜头。

合影以后，王光美又特意请刘少奇身边的工作人员过来，大家又照了一张。

谁也想象不到，6年以后，在那黑白颠倒的“文化大革命”中，随着刘少奇这桩中国现代最大冤案的发生，这个和谐美满的家庭也遭受到空前的厄运：刘少奇和他的两个儿子被迫害致死，家庭其他成员有的被关押监禁，有的被劳动改造，同时，社会上的流言飞语、造谣中伤也铺天盖地而来。

“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

历史已经证明，刘少奇一家是革命的家庭，是幸福和睦的家庭，是经受风雨磨难的家庭，是奋进向上的家庭。刘少奇那正确处理家庭生活，正确对待父母、婚姻、子女的高风亮节和优秀品质，将永远值得我们学习，永载史册！

左图：1960年8月，刘少奇全家在北戴河团聚。前排左起：刘涛、刘少奇、刘爱琴、刘亭亭、刘平平，后排右起：王光美、刘源、刘允真、刘允若、刘允斌

第1章

封建礼教的叛逆者

刘少奇作为“耕读传家”的南塘刘氏十三世孙，孩提时就勤劳、好学

从湖南长沙市区，跨过宏伟的湘江大桥，沿着风景秀丽的岳麓山脚，西行70公里，就到了宁乡县。在县城东南30多公里处便是花明楼乡。这里丘陵起伏，绿茵如海，放眼望去，令人心旷神怡。

花明楼乡是以楼得名的。相传在明代的时候，一座不大的古楼山横卧在这里，在山坡下不知什么人建有一座读书的楼阁。一天，有两位怀才不遇的秀才路过这里，受青山绿水的吸引，便结伴在此读书。他们两人向当地人打听这楼阁的名字，可谁也不知晓叫什么。望着这雕梁画栋的小楼，他们内心一阵惆怅。第二天，读书吟诗之余，他俩兴致一来，便商量要为此楼阁命名。真是不谋而合，两人异口同声地取宋代著名诗人陆游名句“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意境，遂取名花明楼。久而久之，就演绎成这一带的地名了。难怪这里的山山水水，什么麒麟山、双狮岭，都蕴涵着动人的诗意文采。

在花明楼，有个叫炭子冲的小山坳。“冲”有通道要冲之意，《辞海》解释为“指山间平地”。大概农民选择山坳中一片稍为平坦的地方居住，就成了至今在楚湘一带诸如炭子冲、韶山冲、虾公冲等地名。大凡每个“冲”的名字，都是有一段来历的。据说在很久以前，炭子冲两侧的山坡上，完全被茂密的松树、杉树和各种杂木树所覆盖，“靠山吃山”的人们，就在这里伐木烧炭营生，于是便有了炭子冲的名字。

在炭子冲的东侧山坡下，有一个傍坡而建的农家茅舍。坐东向西的

屋门前面，是个清澈的池塘。北面塘基上那十多株高大的枫树，冬天可以避风，夏天能够乘凉，辉映出一片南国的田园风光。

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11月24日，刘少奇就诞生在这里。

刘家的祖籍是江西吉水。明朝中叶，刘少奇的始祖刘时显跟随在湖南资阳（今益阳）做官的儿子刘宝举家来到益阳。湘江的秀丽景色留住了刘时显父子。刘宝从益阳卸职以后，他们父子一改“叶落归根”的观念，将全家搬迁到与益阳紧邻的宁乡县，在城南洑水和靳水之滨的芳储乡茅田滩定居下来。后来，刘宝的儿子刘邦益又沿靳水而下，迁移到南塘炭子冲营生。

刘少奇的祖辈向以“老成持重，耕读传家”、关心桑梓而享誉乡里。据《宁乡县志》记载：“画林桥，在县南55里。明，刘宝建。”“关圣庙，在县南70里南塘刘氏祠旁，明刘时显孙邦益建，后裔重修。”刘少奇的曾祖父刘在洲（1791~1875）与曾祖母胡氏和独生儿子刘得云（1833~1882）勤俭持



刘少奇的母亲刘鲁氏画像

家。到了刘得云一代，家境日趋富裕，而且刘得云从不惜财，遇有困难人家，总是乐于资助。当地人都说：“刘得云良心好，积功德，将来一定有好报。”南塘刘氏家族，到刘少奇兄弟这一辈，已经是第十三代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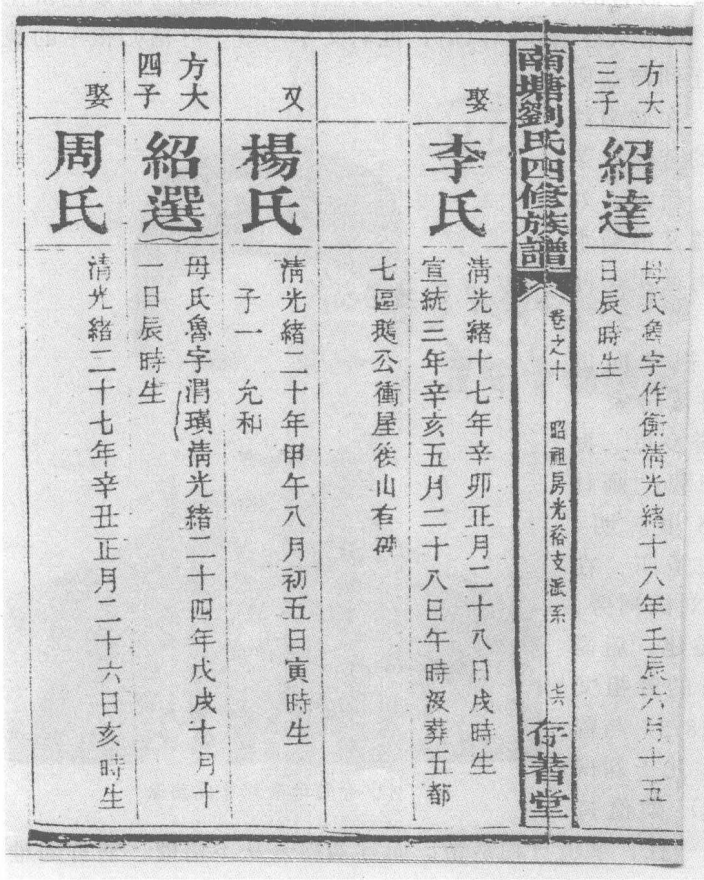
刘少奇的父亲刘寿生（1865~1911）兄弟两人，哥哥名叫刘秉林。刘寿生自幼读过几年私塾，也乐于助人，在邻里中很受尊敬。刘少奇的母亲鲁氏，娘家在离炭子冲5里地的顾庐塘。她从小虽然没有读书识字

的机会，但天资聪慧，肯于吃苦，无论农活家务，样样都是能手。她来到刘家以后，一直是这个家庭中的主心骨。

刘少奇出生那年，父母都已是人到中年。对于已经是三男两女的刘寿生夫妇说来，又得这个“满仔”，在那多子多福的年代，深感是自己的造化。喜上眉梢的刘寿生，按照刘氏家族从第九代开始拟定的“起序端方，绍允维臧，麟勋渠翰，际运隆昌”的谱系，给小儿子取谱名为绍选。绍选因为在叔伯兄弟中排行第九，家里人都亲昵地喊他为“九满”。

刘少奇的大哥刘墨卿，谱名绍源，在叔伯兄弟中，排行第四，人称四哥。他一直在家乡务农，空闲时间，也兼跑点小生意。

二哥刘云庭，谱名绍远，叔伯兄弟中排行第六，家人都以六哥相称。他 16 岁就离开家乡，往返于长沙、宁乡之间，当过轿夫和苦力，



《南塘刘氏四修族谱》中“绍选”即刘少奇

后来参加湖南新军，还在第四十九标当了一名小头目。他在家中见识最广，对童年的刘少奇帮助和影响较大。

三哥刘作衡，谱名绍达，叔伯兄弟中排行第七，人称七哥。刘寿生1911年因病去世后，他便在家总管家务。

大姐刘绍得，叔伯姊妹中排行第六，刘少奇喊她六姐。她年长刘少奇8岁，经常为幺弟九满梳洗，十分照顾他。她出嫁时，刘少奇还为她送亲。

二姐刘绍懿，叔伯姊妹中排行第七，人称七姐。

刘寿生和兄长刘秉林分家时，分得3间半茅屋和60亩田地。他将靠近家门的30亩地自己耕种，把茅田滩、坟山坪的30亩地租给别人，另外又在附近租种15亩土地。农忙时除带领几个儿子下地干活以外，也雇请一些零工帮助。在炭子冲也算得上中等人家。

刘寿生继承“耕读传家”的传统，对4个儿子都要求他们入私塾就读。因家庭境遇日益好转，他对小儿子九满更寄予厚望。

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元宵节之夜，忙碌热闹了一天的刘寿生家，渐渐安静下来。刘寿生把小儿子叫到堂屋，交代他道：“回去早点睡觉，明天我领你到柘木冲朱家祠堂去。入塾发蒙可是你一生中的大事。”8岁的九满尽管还不完全懂得“发蒙”一类的词儿，但他知道，从明天起自己除了放牛、割草以外，要开始上学读书了。想到这里，他便高兴地回屋里睡觉去了。

第二天早晨，刘寿生夫妇便忙碌起来。刘寿生按照规矩拿来张红纸，小心地把两吊铜钱包起来，揣在长褂里头。夫人鲁氏先给九满梳理好那长长的辫子，穿上过膝的蓝色长褂，再戴上那顶六叶小帽。一切打扮停当以后，刘寿生父子便离开了家门。

炭子冲和柘木冲相距不远，从炭子冲走过一片农田和小河沟，便到了私塾学堂。在不到3华里的路途上，刘寿生仍不忘抓住机会，用古人“头悬梁”、“锥刺股”等勤学苦读的故事教育儿子。

柘木冲是朱姓人家聚居的地方。私塾老师名叫朱赞庭，虽然难免有些封建文人的迂腐之气，但为人忠厚、正直。已经60多岁的朱老先生主要依靠4个儿子种田劳动，他把精力全部放在20多个孩子身上，也觉得十分自在、踏实。

刘寿生领着九满来到柘木冲，远远就看见身着长衫的朱老先生迎候在私塾门前，父子两人急忙走上前去拱手问好。随后他们又跟朱老先生来到供有大成至圣先师孔夫子牌位的供案前磕了响头。一切礼仪完结以后，刘寿生毕恭毕敬地把红包放在朱老先生书案上面，静候先生的吩咐。

朱老先生一面戴上老花镜，一面摆手让九满走过来。他望着身材修长、眉目清秀的九满，轻轻地拉过手来，仔细看过纹相，眯起眼睛问道：“这孩子多大岁数，叫什么名字啊？”

“这刚过了年，孩子虚岁算8岁了。按家谱属绍字，谱名绍选；按弟兄大小排行第九，乳名九满。”刘寿生回答道。

“那学名呢？”朱老先生又问道。

“我在家读书不多，给他取学名渭璜，还请先生赐教。”

听到这里，朱老先生睁开眼睛再度看了看九满，笑着大声说道：“好啊！你取周太公望吕尚垂钓磻溪而得玉璜的典故，这名字既不落俗，且意味深长啊！”说着，朱老先生抚摸着九满的头顶说道：“你这块玉佩，是姜太公好不容易才钓得的。你是刘家的宝贝，将来也必成大器啊！”

刘寿生看朱老先生如此器重九满，连忙让孩子再次向老师叩头致谢。

刘少奇和其他开始发蒙的小同学一样，照例是先从熟读《三字经》起步。入学不久，朱老先生就发现九满和别的小孩子不一样，他不像别的同学那样，终日扯开嗓门大声机械地背诵，而多是默不作声地看着书本，好像在专心致志地咀嚼消化。最让老师和同学敬重的是，九满只要是读懂了的东西，不但记忆准确，而且还都照着去做。《三字经》中那“如萤虫，如映雪，家虽贫，学不辍”，“如负薪，如挂角，身虽劳，犹苦卓”等等，都成了他读书的座右铭。

勤奋好学的九满，很快成为同学中识字最多、懂得最多的好学生。他虽然不喜欢别人在自己读书时打扰，却很乐意帮助个别顽皮不好好学习的同学。每当朱老先生检查学习成绩时，有的同学因回答不出来，被用戒尺打手心，有的人幸灾乐祸地在旁边取笑，而九满却总是在老师走了以后，主动找到学习较差的同学，不厌其烦的一遍又一遍地帮助他认字、读书。他高兴地看到这些同学有了进步，还学着朱老先生的腔调

说：“我看你并不是‘木脑壳呀’，只是不肯用功嘛！”

在柘木冲私塾学堂的一年读书生活中，九满的学习精神和优秀品德留下了许多佳话。他和小伙伴们每天都从家里带顿中餐在学堂里吃。有时候，父母亲为他准备一点腊肉、熏鱼，他总是拿出来和别的小同学一块儿吃。专门负责为孩子们加热饭菜的朱老先生的儿媳朱五嫂，每当看到这般情景，总是情不自禁地夸奖九满为人好、心地善良。

在私塾的院子里有一棵石榴树，每当秋天石榴成熟的时候，那裂嘴处露出的晶莹的红石榴子儿，确实令人嘴馋。有的顽皮孩子便偷偷爬到树上，摘石榴吃。要是被朱老先生和朱五嫂碰上，这些同学都免不了受一通训斥。时间一长，朱五嫂发现，每天九满从石榴树下走过，从不向树上望一眼，也从不和别人分吃石榴。这天，朱五嫂见九满正和几个同学在院子里玩耍，对石榴树碰都不碰。于是，她从树上摘下个又红又大的石榴，走到九满跟前说：“满仔，给你拿着吃吧。”九满道了声“谢谢”，回到教室，拿出小刀把石榴切成小瓣，分给其他同学一起吃，他笑着说：“这就叫有福同享吧！”

刘少奇对童年时在柘木冲那段私塾生活一直记忆犹新。1961年他回炭子冲家乡时，指着已成为炭子冲小学的私塾旧址，对夫人王光美说：“那是我发蒙读过书的地方。”他还来到柘木冲食堂，特意看望了80岁高龄的朱五嫂子，向她询问了朱赞庭老先生在他离开家乡后的情况。当朱五嫂接过刘少奇亲自送上的香烟、糖果时，激动地流出眼泪，真不知该说什么好。

尽管刘少奇在家里作为“满仔”，又聪明好学，受到父母和哥哥、姐姐的特别喜爱，但他从不放任自己。他自幼受勤劳的父母亲影响，帮助家里干些力所能及的活儿。什么放牛、割草、拾柴、摘野菜，他都抢着干。在私塾学堂里看见朱五嫂坐在那里纺棉花，趁朱五嫂不在屋里的时候，自己也学着摇动纺车。

刘少奇最难以忘怀的是儿时和小伙伴上山放牛、割草、吹笛子、讲故事和到池塘里游泳那种无忧无虑的田园生活。

炭子冲西边的山坡，被青草覆盖，这里树木稀疏，是放牧的好地方。放牛时，刘少奇常带着一支竹笛来到西山坡。当他那清扬的笛声传到附近的柘木冲、罗家塘一带时，小伙伴们便有的赶着牛，有的背着草

筐向山坡奔来。一群天真活泼的孩子，嬉笑打闹，把整个山坡都弄得不安宁起来。只要是听不到喧闹声的时候，那一定是刘少奇在给大家讲故事了。好学好问又肯动脑筋的刘少奇，从龟兔赛跑到孙悟空大闹天宫，一讲起来，小伙伴们都被吸引住了。

有一天，几个小伙伴向九满诉说，每天上学从西山坡柎木塘经过的时候，经常被姓钟的那户人家养的恶狗咬伤，希望他能帮助想个办法，好好惩治一下这条恶狗。九满也早就有这个念头，于是，大家商量第二天放学回家时，一块儿从钟家门前经过，惩治那条恶狗。

次日放学以后，九满从朱五嫂屋里炉灶中拿出一个煨熟的芋头，喊着几个同学迅速向柎木塘走去。走到钟家门前，恶狗“汪汪汪”地叫着向他们扑过来。只见九满把芋头向恶狗扔去，恶狗一口吞住芋头，霎时间尖叫着在地上打起滚来。九满和小同学们高兴地向坡下走去。

路上，同学问他：“你刚才扔的啥东西，弄得那条狗直叫唤？”九满笑着说：“那是块刚煨熟的芋头，它外表是又黑又硬，里头却又烫又软，恶狗咬它真是吞又吞不下去，吐又吐不出来，难怪它躺在地上打滚。”这件事一传开，小同学们更加佩服九满的聪明才智了。

1961年，刘少奇重返家乡，专门请幼年时一起读书、放牛的李桂生到炭子冲旧居。他拉住李桂生那双长满老茧的手，深情地对王光美说：“这是我小时候的同学，看牛、割草的老朋友。”第二天，他又和王光美到李桂生家拜访，还一起来到他们小时候游泳的安湖塘。那童年时的一幕幕情景，又浮现在两位老人面前。

刘少奇日益不满足于读“四书五经”，从生活中，他依稀看到社会的不平

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9岁的刘少奇从柎木冲转到相距一里多路的罗家湾上私塾，开始读《大学》、《中庸》、《论语》和《孟子》。一年以后，他又到月塘湾，继续在私塾学堂读《诗经》等。

三年的私塾就读，尽管那种“死读书”的教学方法，使人感到枯燥乏味，但勤于思索的刘少奇还是学到了不少有益的知识。他背诵了许多